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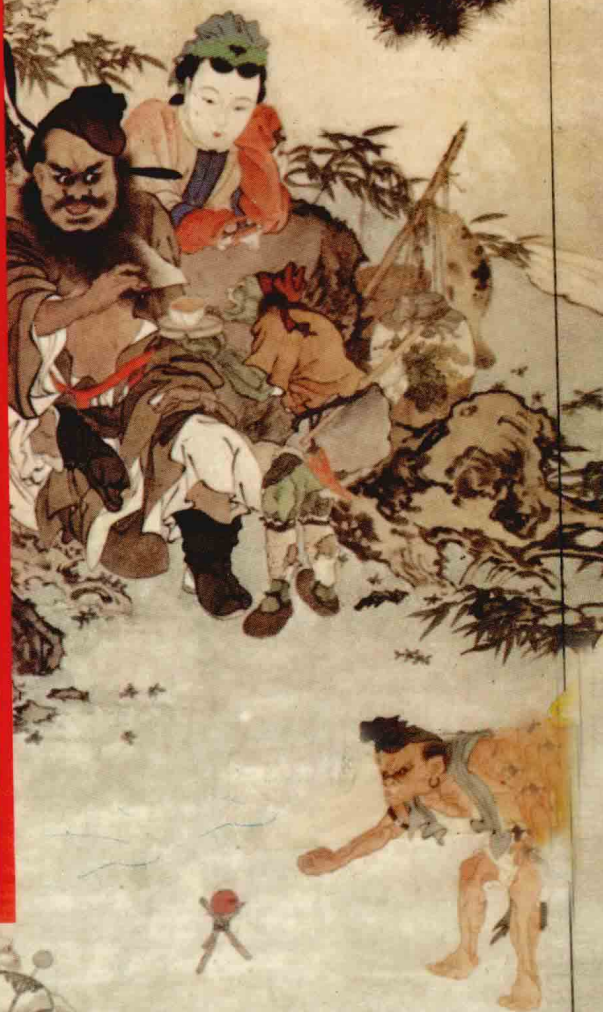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

二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不肖生

批校 葉洪生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金快筆環錄

二

原著 不肖生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5 ·

近代中國俠義小說名著大系

玉玦金環錄 第二冊

著者 平江不肖生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全二冊新台幣三〇〇元

第十九回 招算命好友設圈套 騙測字清官訪案情

話說魏丕基看中了周氏，派人到周禮賢家裡，央他做媒。周禮賢對著來人故意為難了一會，才答應去撮合。往返磋商了好幾遍，周氏有種種要求的條件，魏丕基都應允了，親事便已成功。

周氏嫁到魏丕基家，雖是老夫少妻，倒顯得十分恩愛。祇是魏丕基在外省半生辛苦，積蓄得來的一些兒財產，很看得珍重，輕易不肯花費一文錢。家中日用油鹽柴米瑣屑的事，魏丕基是從來親自經手慣了的，不肯委人經理；周氏嫁到魏家，祇有穿衣吃飯的權，一切家事都不能過問。周禮賢與魏家往來最密，曾屢次勸魏丕基將家務交給周氏管理，自己好安享安享；魏丕基總像有些不放心的樣子，仍不許周氏問事，周禮賢便也不再勸了。

周氏過門了兩三年，還不曾懷孕。魏丕基想生兒子的心思很切，一日見著周禮賢忍不住問道：「你老人家當日不是曾說你姪女的相好，將來還可望有兩個貴子的嗎？怎麼已來我家這幾年，還不生育呢？」周禮賢笑道：「你不用性急！他相上該有貴子，終久是免不了要出世的。」

且住！麻衣
相法能推及
屁股，真乃
天下奇聞！

魏丕基著急道：「我此刻已是五十四歲了，終久將到甚麼時候？你老人家是精通相理的，她的相上應該有兩個貴子，請看我的相到底怎麼樣呢？」周禮賢端詳了魏丕基幾眼，現出遲疑的神氣說道：「你的相我早已認真看過了；祇是有些拿不定，不敢亂說。我問你幾句話，看對不對？對了再說，不對便毋須談了，算是我的相術不準。」

魏丕基連忙問道：「幾句甚麼話？」周禮賢道：「我看你的左邊屁股上應有一顆黑痣，有沒有呢？」魏丕基很驚訝的答道：「有的有的！你老人家怎麼知道的？」周禮賢微笑點頭道：「既對了再說。你的右邊大腿上也應該有兩顆一大一小的痣；大的色黑，小的色紅。」

魏丕基不待周禮賢往下說，就立起身來一拱到地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真是相法神奇，不由我不五體投地的佩服。我這下身的三顆痣，不但沒外人知道，就是我自己也直到近年來才發覺出來。你老人家若在三年前問我，我還得到無人處褪下褲子來看一看，方能回答得出。像你老人家這般神妙的相法，我在外省遇了不少的江湖相士，簡直沒有一個趕得上！」

周禮賢笑道：「這倒算不了一回事。你問我看你的相到底怎樣？我之所以很遲疑的緣故，第一就是為不知道你的內五行與外五行合也不合？於今既問明知道相合了；卻還有一層，我仍參不透其中道理。據我看你的相，你將來的晚景也應該好的了不得，與我姪女的相符合；然而就部位與氣色兩項，仔細推詳起來，在三個月之內，你務須小心謹慎才好。可惜我不會推算八字，不知道你的流年星宿怎樣。最好等街上有算命的瞎子經過，叫一個進來，將來把八字報給他算算，看是怎樣說法；算出流年星宿來了，我再看相，就更有把握了。」

閑閑伏筆。

頗能自圓其說。

魏丕基是個極迷信星相的人，聽了這些話不由得問說：「據你老人家看，我的部位氣色畢竟怎麼樣呢？大約不至有甚麼禍事吧！」周禮賢躊躇了半晌答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像你的為人和你的處境，應該不至有甚麼禍事到你頭上來，所以我才遲疑不敢斷定。若在尋常人，生了你這種部位，又現了這種氣色，我祇一望便能斷定；也無所用其遲疑，更不須叫算命的來推算八字了。」

魏丕基道：「就你老人家在這裡的時候，打發人去叫一個算命的瞎子來好麼？隨便在街上叫一個都行嗎？」周禮賢道：「江湖算命的，都是一樣的師承；其中雖也有精粗的分別，然大概都差不多，流年星宿是個個都能推算得出來的。我那當差的阿貴，他認識好幾個算八字的，我就打發他去叫一個來。」

魏丕基道：「勞動尊紀，怎麼使得？」周禮賢笑道：「你我還用得著說這些客氣話嗎？我家的當差，不就是你家的當差一樣。」說罷，即喊了一聲阿貴。阿貴應聲而至，周禮賢問道：「你知道此刻在通城縣算命的瞎子當中，那個推算得最準麼？」阿貴道：「就在魏老爺這裡的後門過去，不到一百步遠近的河邊上，那個擺課棚的陳化龍，八字便推算得很靈。就將他叫來好麼？」魏丕基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我這後門河邊上，有一個擺課棚的布招牌上是寫著陳化龍。就煩你去將他叫來也使得。」

周禮賢道：「且慢！你一個人去叫不行。陳化龍擺了一個課棚在那裡，你去叫他到這裡來；課棚沒有人看守，他怎麼好離開呢？你把姑老爺的當差張四帶去，你引陳化龍來了，便叫

問「凶」不問吉。

張四坐在課棚旁邊看守著。」魏丕基笑道：「還是你老人家想得周到。一個擺課棚的人，能有多大的氣魄，祇要有人把他一個硯池偷去了，他的生意便做不成功了。」一邊說一邊叫了聲張四，不見答應。阿貴道：「姑老爺用不著叫喚，阿貴出外叫他同去便了。」魏丕基便不再叫了。

阿貴去後，沒一刻工夫，就引了一個年約五十來歲滿面寒酸氣的人來，進門向魏、周二人都作了個揖。阿貴端了一條檯子，在下邊給陳化龍坐了。周禮賢先笑著開口說道：「久聞你推算命理很準確，因此特請你來推算。」說著叫魏丕基將八字報出來。魏丕基報了八字，陳化龍正待捏指推算，周禮賢接著說道：「君子問兇不問吉，你務必照實說出來；不要褒獎，不要奉承。」陳化龍應道：「小子就因不會褒獎、不會奉承，才落到今日靠拆字算命餬口。命理經小子推算出來的，好歹都可以具結；日後不驗，儘管撕破我的招牌，搗毀我的課棚。祇是有一句話，得事先說明。小子從來推算命理，命金是看這八字的好壞定多少的。好八字要十兩、八兩也說不定；如果當時不信，不妨等到驗後再給，暫時一文不收也行。」

魏丕基道：「你能等到驗後拿錢，休說十兩、八兩，便再多取些兒，出錢的也心甘情願。我剛才報的這八字，請你仔細推算推算。你說命金要多少，就給你多少，一文也不短少你的。」陳化龍將魏丕基報出來的八字推算了一會，回問了魏丕基幾句父母存亡、有無兄弟的話，將生時的上下刻斷定了之後，緊閉著兩眼，偏著頭好像沉思冥索的樣子。好一會才忽然抬頭睜眼向魏丕基大聲說：「這……這個八字，我自願一文錢不要，老先生也無須要我直說；免得聽了心裡難過。」

欲擒故縱。

魏丕基大驚失色問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不要你直說，又何須請你來推算呢？八字壞到極點，也不過是死；我於今已活到五十四歲了，就死也不算是夭折短命，有甚麼要緊？你還是照實說罷！」

陳化龍聽了這番話，也即改換了一副面孔說道：「老先生既如此達觀，小子照命理實說便了。依小子據這八字推算，至多不出三個月，就是糧倒限傾的時候。便有神仙下凡，也挽回這劫數；並且還得防飛來之禍，不得壽終正寢。」

陳化龍才說到這裡，冷不防一件黑東西劈面飛來，正打在陳化龍頭上。陳化龍驚得哎呀一聲跳起來，剛待問這東西是那裡打來的；祇聽得裡面已有很嬌嫩的聲音罵道：「打死你這個放狗屁的東西！人家好好的坐在家中安享，不做強盜，家不犯法，有甚麼飛來之禍？」魏丕基聽時，原來是自己妻子周氏已從裡面罵將出來。

陳化龍看那打在頭上的黑東西，卻是一隻破了的男鞋子，登時也不由得氣忿起來；待與周氏辯論，阿貴已走進來拉著陳化龍出去了。

魏丕基連忙起身安慰周氏道：「這也生氣做甚麼呢？」周氏道：「好端端的為甚麼要把這東西叫來放狗屁呢？」魏丕基指著周禮賢，向周氏說道：「你也不問個原委就生氣鬧起來！因為他老人家剛才在這裡看相，說我現在的部位和氣色都很不好；祇是為不知道我八字上的流年星宿怎樣，不敢斷定，所以便打發阿貴帶張四去將這陳化龍叫來。」

周禮賢接著說道：「這個陳化龍算八字，倒有點兒道理。他是素來有名的，無論替誰算命，

有此一說。

不奉承、不巴結，好歹都照命理直說。」魏丕基道：「看相算八字，原是要照實說才對，奉承巴結有甚麼用處呢？」周氏聽了，登時現出急得失魂喪魄的樣子，兩眼發直，呆呆的望著魏丕基。半晌才流淚對周禮賢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會看相，也是素來有名的。我平日聽你老人家斷人的吉凶生死，一次也不曾差錯過；這回你老人家看他的部位氣色，畢竟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呢？」

周禮賢搖頭道：「俗語有一句『神仙難定生和死』的話，可見生死是很容易斷定的。即算這人的形相命理，都應該夭折；然往往有陰陽可以延壽的。」說時回過臉來對魏丕基道：「你此刻就是氣色太壞，若是流年星宿不壞，倒可望沒有大妨礙。陳化龍既這麼說，我勸你在这三個月之內，處處謹慎一點兒；最好是甚麼地方也不去，終日祇在家中坐著。坐過了三個月，惡星宿一退，壞氣色也會跟著退去。」

魏丕基點頭道：「我也正打算是這麼諸事不問的，過三個月再看。不過敝族人要替我辦承繼的事，已來磋商過好幾次了，這是不著我出大門的事；你老人家以為是緩辦的好呢？還是就辦的好？」

周禮賢不曾回答，周氏已搶著說道：「甚麼大不了的事？且過了這三個月再辦，難道就怕來不及了嗎？」周禮賢這才從容答道：「這是你府上的事，我也不好怎麼說；祇是你既說在這三個月以內諸事不問，仍以緩辦的為是。」魏丕基道：「那麼就得打發人去通知敝族人，免得他們不斷的跑來糾纏了。」

周氏道：「打發人去通知他們的時候，你儘管將原因說出來，使他們知道，並不是為著旁的緣故；若不然，他們說不定還要猜疑是不願意辦承繼，從中阻梗。」魏丕基躊躇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這種原因怎麼好說出來呢？」

周氏道：「這為甚麼不好說出來？算八字的說你三個月內有飛來之禍，他們族人能擔保你沒有禍事來麼？他們能擔保便罷，若不能擔保，就得由你在家裡躲避；除了自己家裡人以外，隨便甚麼人也不見一面。一不出外，二不見客，終日關了門過活，看他飛來之禍從甚麼地方飛來？世上人誰不怕禍，我想族人雖看了你這點兒產業眼睛發紅，接了你的通知，也決不至偏要在這三個月內，逼著你辦承繼。」周禮賢望著周氏道：「你為避嫌起見，確以拿著相算八字如此這般說法的原因，照實通知族人的為妥。」

魏丕基見二人都這麼說，思量也有道理，當下就寫了一封通知族人的書信，打發人送去了。從此就閉門謝客，一步也不跨出房門；覺著寂寞的時候，周氏祇遣人迎接周禮賢來家閒談。好在周禮賢是一個沒正經職業的人，回家也沒甚事可做，夜間懶得回去，便在魏家歇宿。

日復一日的安然過將下去，看看三個月快要滿了。一日周禮賢對魏丕基道：「恭喜你惡宿快要過去了！祇要是這麼安然過滿了這個月，我可包你至少還有二十年的壽數，不過你這回的災難，虧你居然能躲避得和沒事人一樣。據我推想，其所以能躲避得乾淨的道理，一則是因你的心地好，不應遭橫事；二則是由於你祖宗有德，才能是這般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無事。這真是很難得的。三個月圓滿的這一日，不可不辦一桌酒席，虔誠祭祀你家的祖宗，以表示感謝

祖宗功德庇護之意；並將親戚故舊邀幾位來，就這一桌祭祖的酒席，大家慶賀慶賀。從此否去泰來，永遠安樂。」

魏丕基聽了異常高興，連忙笑道：「祖宗庇護之恩，固應感謝，就是你老人家指引趨避之德，還不應該酬謝嗎？你老人家便不提，我本心也是安排如此。有幾個平日對我很關切的親友，這回問別了三個月不曾見面，他們必然很想念我，正好借此暢敘一番。」周禮賢不住的點頭說好。魏丕基便教廚房備辦酒席，遍發請帖，招請了十多個至親密友，在月底這日來家飲宴。

這日魏丕基心裡十分舒暢，以為三個月的期限，就在今日圓滿了；過了今日，便還有二十年的後福可享。來慶賀魏丕基的親友，雖有不信命理相法果然靈驗的；然因魏丕基迷信看相的原故，也祇跟著說能躲掉這回的災難，算是魏家的福份大。

周禮賢更是吐舌搖頭的，指點著魏丕基的面孔向眾親友道：「諸位不曾研究相術，就目不轉睛的望著這面孔，也看不出有和尋常人不同之處；祇要略知相法的，看了這種氣色，便能明白他這番居然能在家中，安然無事的過到今朝，確非容易。我說出來請諸位瞧瞧！諸位但看他這印堂和這準頭的氣色，是不是比尋常人特別的晦暗？」

這些人面面相覷了一會，各自點頭議論道：「不說出來，我們都不在意；說破了，果是不同。不但印堂、準頭晦暗，就是滿臉也像有一層薄煙罩住了一樣。這是甚麼道理？」

周禮賢笑道：「這裡面自然有一定不移的道理，不過教人說出一個所以然來；就是老走江湖的相士，也不容易說出。諸位可細心看著，他這三個月的限期，此刻還差幾個時辰才滿，所

不知怎的？

以印堂、準頭的晦氣，還不能退掉；祇要一過了今日，到明朝諸位再看，必較此時光明多了。」

魏丕基笑道：「今天祇有幾個時辰了，終不愁過不去。請諸位陪著我坐到交明日子時再去。陳化龍說的飛來之禍，倒看他怎樣飛來？」親友中就有人說道：「祇有這幾個時辰了，還有甚麼飛來之禍？明日天季一亮，我們就一同到河邊上去，等陳化龍來問他，看他怎樣回答？回答的好便罷；若回答的不好時，便要把他的招牌撕破。」眾親友大家在客廳裡說笑著，當差的開上酒席來，分做兩桌開懷暢飲。

魏丕基原打算留眾親友在家，坐到交次日的子時才罷，因此直吃喝到黃昏時候。周禮賢在席上提議同席的每人賀魏丕基三盃酒，魏丕基的酒量不大，飲到黃昏終席，已很有幾成醉意了。

忽見周氏跟前的一個老媽子走出來，到魏丕基跟前低聲說道：「太太不知怎的一時氣痛得很厲害？請老爺進去看看。」魏丕基聽了驚慌道：「怎麼好端端的會氣痛？難道我的災難倒應在她身上嗎？」一邊說一邊起身，步履歪斜的往裡走。周禮賢的坐位靠近魏丕基，聽了便向眾親友說道：「小姪女忽然氣痛？我祇得也進去瞧瞧。諸位請多坐一會，立刻便出來奉陪。」眾人齊起身說：「老先生請便，我們都不是外人，用不著客氣。」周禮賢即匆匆跟著進去了。

眾人不知道周氏氣痛的情形，也都不在意，正各自坐著閒談。猛聽得裡面房中唏哩嘩喇的打得一片聲響，好像有人在裡面搗毀器具的一般；接著就聽得男啼女哭，大叫「哎呀不得了」的聲音。眾人不由得都驚慌起來，想走進裡面去探看；還不曾走進中門，就聽得一陣很急驟的腳步聲，夾著「哎呀哎呀」的聲朝外面廳上奔來。

眾人雖不知道究竟為的甚麼，然「趨吉避凶」是人都有同情的，一個個都來不及似的，也回身仍向廳上奔逃。祇見阿貴在前，魏家當差的在後，慌裡慌張的逃了出來，一邊跑一邊口裡喊道：「不得了！魏老爺瘋了！手拿菜刀，逢人便砍。諸位老爺快些閃開些罷！」眾人一聽這話，一個個都嚇得走投無路。

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時候，祇見魏丕基披散著頭髮，滿身滿頭的灰塵泥垢，一件嶄新的袍子，在肩上撕破了一大塊，還汗了些血跡在上面。手舞著切菜刀，旋跑旋向左右亂砍，並放開又嘶又破的喉嚨說道：「好好好！同到閻王那裡算帳去。你們不要來拿我，我自己會走，硬要動手來拿嗎？砍死你，砍死你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亂砍，好像和人對打的神氣。眾人恐被菜刀砍著，無不抱頭而竄，誰也不敢上前攔阻。

眼望著魏丕基一路砍出客廳，周禮賢跟在後面追了出來，氣急敗壞的對眾人說道：「請諸位親友大家追上去將他捉住罷！我姪女已被他砍傷了。」說著急急匆匆追出客廳。眾親友見周禮賢追出，也就放膽跟上去。祇見魏丕基奔出客廳，便折身向後門跑去，祇一腳就把後門踢開了；口裡還是不住的說：「我跟你到閻王那裡算帳去。」

周禮賢回身向眾親友跺腳道：「這卻怎麼了？他踢開後門出去了。外面漆黑的連星光都沒有，不怕失腳掉下河去嗎？請諸位上前將他拿住罷！」眾親友也急得跺腳道：「他手中有刀，是這麼亂劈亂砍，我們怎敢上前去捉他呢？」周禮賢道：「就給他砍一兩下也說不得，非上前將他捉住不得了。」率著眾親友又上前追趕。

幸得天色剛昏黑沒一會，在數丈以內，還能瞧得見人影。周禮賢不顧性命追逐，眾人也祇得努力向前；看著要追上了，相離不到一丈遠近，已到河邊，魏丕基頭也不回的撲通一聲向河裡跳去。周禮賢近到河邊時，已來不及拉扯了，連忙回頭問眾人道：「那位識得水性？請下河去救他起來。」眾人都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竟沒一個識得水性，敢跳下河去拯救的。大家祇是跺腳，對著河裡嘆氣。

魏丕基撲通一聲跳下水後，就一點兒動靜也沒有了。河裡的水流得很急，眾人說道：「像這樣急的河流，便是識水性的人也難下去；何況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又有五十多歲的年紀，在這黑夜之中，跳下水去安有生理？」周禮賢不由得望著河裡號哭，眾親友也多流淚哭泣。好一會工夫，眾親友才勸得周禮賢回魏家。

周禮賢拭著眼淚說道：「丕基自從回通城後，便無日不和我在一塊兒盤桓說笑；就論朋友的交情，也可算是很厚的了。這回我看他的氣色，雖是惡劣到了極點；然他關著門度日月，已過到了今日，我以為他身上的禍事，已可望躲避過去了；誰知他頃刻之間，會有這種現象發出來？真應了俗語那句『是禍躲不掉』的話了。」

「舍姪女往日雖曾有個氣痛的毛病，然近來已有兩年不發了，不知怎的剛才陡然氣痛起來？丕基聞報進去，見舍姪女睡在床上，還到床跟前殷勤慰問了幾句。等我跟進房的時候，丕基就登時改變了聲音舉動了；兩眼很慌張的樣子，向房中四處望了一望，即對著空處說道：『哎呀！你們都來了嗎？我對不起你們！』一邊說，一邊對著空處作揖。」

改變了聲音
舉動？

「我當時看見他這種神情，就嚇了一跳，忙呼著他的名字，問他看見甚麼了。他彷彿沒聽得的樣子，理也不理，對空作了幾個揖，似乎求情不曾求准，被人毆打的模樣；兩手握著拳頭，左撐右拒的亂鬧起來。我知道他是瘋癲了，打算指揮當差的將他捉住，把手腳縛了。正待叫當差的過來，誰知他一眼看見櫥底下一把新買來未曾用過的切菜刀了，一彎腰就搶在手中，向左右亂砍。

「舍姪女雖氣痛得不能轉動；然見丈夫忽然變成了這種模樣，如何能忍心坐視不動呢？祇得下床來想將丕基抱住。那知道丕基在這時候已不認識人了，對舍姪女迎頭一刀劈下去；幸虧舍姪女將頭偏了一偏，一刀劈在肩上，當下就被劈倒在地，放出許多血來。當差老媽子見丕基連自己的老婆都不認識，誰還敢上前呢？我也因多了幾歲，年紀精力衰頹了，更不敢去捉他。祇得聽憑他一路砍出了房門，才叫老媽子先將舍姪女抬到床上，緊關著房門；恐怕丕基再劈進房來。丕基砍出睡房之後，遇著什物就搗毀，見了當差的就追上去亂砍；當差的嚇得往客廳裡奔逃，他也追出客廳。

事由衆人看
，話由一人
說。

「他追出客廳以後的情形，諸位都是親目所見的，用不著說了。凡是懂得一點兒相法的人見了他，雖都能一望而知道他的氣色不好；像這樣的變生俄頃，任憑誰也看不出。」

眾親友都點頭嘆息道：「似這般變故，真是防不勝防！聽丕基說話的口氣和舉動，好像是被許多冤魂尋著了他的樣子。」周禮賢連忙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！我也覺得是這麼一回事。丕基在日，我曾聽他說過，有一次為收人五百兩銀子，冤屈了一個好人，事後追悔已來不及了。說

「連忙」二
字透出蹊蹺

時長嘆了一聲道：『常人都說「公門之內好修行」，這確是不錯！當刑名老夫子的更是要存心好，不然造孽非常容易。』」

周禮賢在客廳裡談論，周氏已從裡面一路哭著出來了，向周禮賢追問魏丕基跳河的情形。周禮賢照實說了一遍，周氏祇哭得死去活來，眾親友大家勸慰他好生將養肩上的刀傷。

魏丕基是個有身分、有財產的人，雖是這般死了，連屍都撈不著，然不能不舉辦喪事。當即由周禮賢作主，用棺木裝了魏丕基衣服鞋帽，一般的辦喪事開弔。

魏家的族人要辦承繼，周氏一口咬定不肯，說自己已有兩、三個月身孕了；如果將來生下是女，再辦承繼的事。魏家族人諒知道周禮賢是通城有名的訟棍，無人能惹得起他；周氏是周禮賢的姪女，來魏家兩三年不曾生育，只是魏丕基一死，忽然有兩三個月的身孕了；明知這身孕是靠不住的，然逆料是周禮賢主使，都不敢說甚麼。

喪葬辦了之後，周氏便關著門守節；除了周禮賢而外，凡是魏家的一切親友，均斷絕來往。親友中之自愛的，也因周氏尚在年輕，巴不得不來往，免得招人物議；其不知自愛的，因畏懼周禮賢，不敢對周氏有需索的舉動。通城一般人對於周氏的議論，因她能認真守節，不曾鬧出辱名喪節的事來，倒很恭維她，說是難得。

光陰易過，魏丕基死後，一霎眼又是新年了。這日劉曦知事新來通城上任，帶來的一個書辦姓呂名良才，是魏丕基的門生；一到通城，就抽空來魏家看老師。進門會著周禮賢，才知道魏丕基在半年前是那麼死了。當下呂良才對供設的靈位叩了頭，要拜見師母；周氏推辭不出來，

呂良才也不勉強，即作別回縣衙去了。

說也奇怪，呂良才這日回到縣衙，夜間便做了一個夢。夢中見魏丕基渾身沾泥帶血的走了來，望著呂良才哭道：「我死得很慘，多久就望你來替我伸冤雪恨！」呂良才在夢中嚇了一跳，打算近前詰問時，一轉眼已不見魏丕基的蹤影了。

即時驚醒起來，覺得這夢很蹊蹺，次日便設法找著魏丕基的親友打聽。那些親友多是親眼看見魏丕基投河的，異口同聲說得與周禮賢所說的一般無二，毫無冤屈可疑之處。呂良才心想：夢境是不能為憑的，即使是死的冤屈，然因自己瘋癲了跳河而死，也不能歸罪於人。祇好以妖夢視之，不作理會。

又過了一個月，這日呂良才因奉了劉知事的委任，下鄉踏勘一件田土案子。離縣城有幾十里路，入夜就在一家飯店裡歇宿。

一更過後，呂良才還坐在燈下查案卷，不曾上床睡覺，忽一陣冷風吹來，祇吹得窗紙瑟瑟的響。一盞寸來長火燄的油燈，登時被那從窗格中吹進來的冷風，驚得搖閃不定，險些兒要吹滅了；在那將滅未滅之際，卻又從新發出一種火燄來。祇是這火燄不似未經風時的光明了，燄頭透著青綠的顏色，一閃一閃的向上升長，竟升高到五、六寸。

他頓時覺得陰森之氣滿室，不知不覺的遍體肌膚起粟，一顆心也不由得怦怦的跳動；料知是將有鬼物出現了。正待起身把隨行的人推醒，偶一抬頭便見魏丕基若隱若現的立在前面，其形象與一月以前夢中所見的毫無差別。